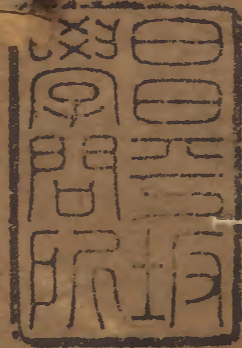


學規類編 序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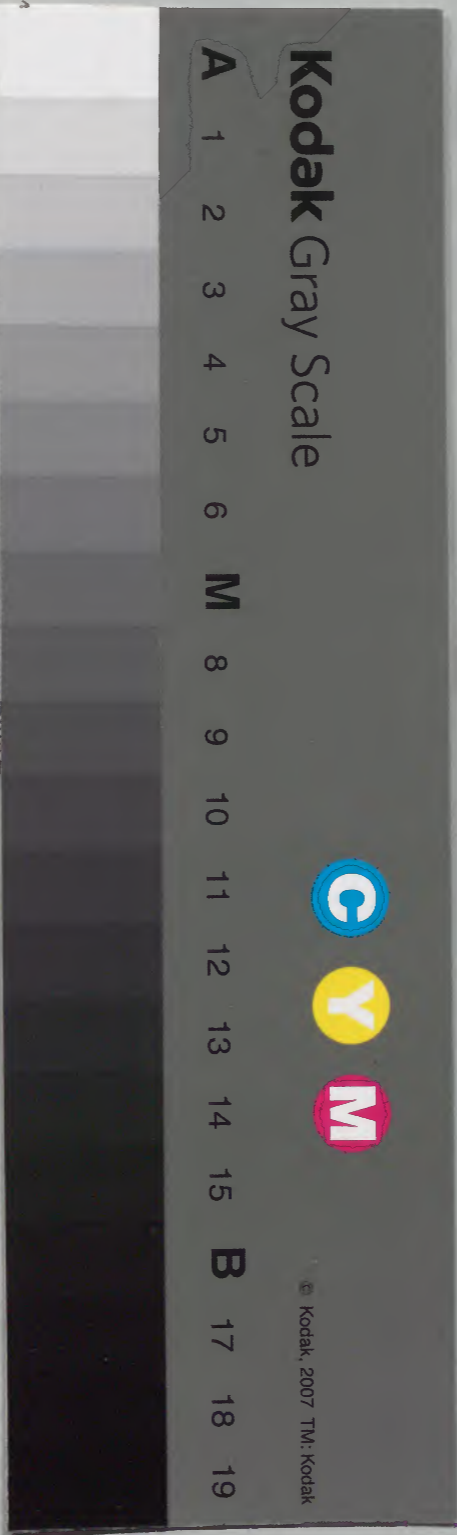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號	函
一〇五	架
三四二	冊

內閣文庫	
九四三九號	函
一〇五	架
三四二	冊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 32 )
函號	299 47



康熙四十六年

張大中丞手訂

# 學規類編

正誼堂藏板

仰遵

淺草文庫

聖訓振興文教同事諸公爵里姓字

鎮守福州等處將軍頭等精奇尼哈番加二級祖良璧純一奉天寧遠人

總督福建等處軍務兼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帶紀錄梁龔陝西長安人

威寧將軍營建水師提督事務世襲阿達哈番加五等文加二級吳英能福建晉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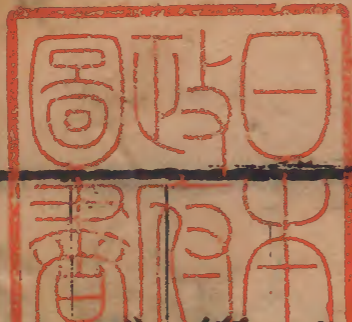
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伯行先河南儀封人

提督福建全省陸路等處地方軍務總兵官都督紀錄次藍理儀福建漳浦人

鎮守福州等處副都統加三級仍帶紀錄李華文江南江寧人

提督福建等處學政陝西道監察御史楊篤生介河南海川人

巡按福建鹽課監察御史加六級色爾德滿洲人



卷目

正誼堂

鎮守福建建寧等處地方總兵官都督僉事世襲等阿達哈番張王麒坦安陝西榆林人

鎮守福建漳州等處地方總兵官左都督加二級仍帶餘功次許鳳儀福建漳州人

鎮守福建汀延邵等處地方總兵官左都督仍帶餘功二次張應金山西人

鎮守福建海壇等處地方總兵官左都督仍帶餘功次湯明德福建漳浦人

鎮守福建金門等處地方總兵官左都督兼理他喇布勒哈魯帶餘功次朱光祖台福建莆田人

鎮守閩南等處地方總兵官都督兼理他喇布勒哈魯帶餘功四次加級林阜伯福建晉江人

鎮守福建臺灣等處地方總兵官都督世襲他喇布勒哈魯帶餘功次王元四福建晉江人

參訂姓氏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級高緝睿鏡直隸靜海人

福建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金培生長源奉天遼陽人

駐防福州鑲黃旗協領世襲三等阿達哈番周良相客軒奉天人

駐防福州正白旗協領加一級劉國隆寧侯奉天人

駐防福州鑲白旗協領世襲三等阿達哈番賈有輔贊臣錦州人

駐防福州正藍旗協領世襲拖沙喇哈番匡名世遇五遼東錦州衛

駐防福州鑲黃旗驍騎參領加一級范特桂殿臣奉天人

駐防福州正白旗世襲等阿達哈魯級兼管驍騎參領蘭毅之錦縣人

駐防福州鑲白旗驍騎參領楊朝鐸文晉奉天瀋陽人

驛防福州正藍旗驍騎叅領彭其儀雅奉天瀋陽人

福建糧驛分巡道按察使司僉事加三級張孟球庭鈞江南長洲人進士

福建分守興泉道布政使司叅議加二級佟沛年禹公奉天人

福建分巡海防汀漳道按察使司僉事加三級宋致穉河南商州人貢

福建分巡延建邵道按察使司僉事加二級陳廷統秋生山西澤州人貢

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兼理學政按察使司副使加三級王敏政九經奉天人生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傅和鼎監公陝西涇陽人舉

福州將軍標都督僉事管中軍副將兼管左營事朱杰伯順天宛平人舉

總督福建浙江部院中軍副將姚堂肯福建龍溪人

署福州府知府事延平府通判加一級孫念緒竹友河南安陽人貢

署興化府知府事本府通判田滄洪山西陽城人貢

泉州府知府加二級時騰蛟翼雲順天宛平人

漳州府知府功加十九級趙完璧相浙江山陰人監

延平府知府章培基望浙江會稽人監

署建寧府知府事福州府理事同知范時鳴振奉天人監

邵武府知府魏麟徵若石江南溧陽人舉

汀州府知府加一級方伸位江南南陵人舉

臺灣府知府加一級周文奉洛奉天人監

福寧州知州孫塚雲順天大興人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學規類編序

皇上御極以來法天稽古崇儒重道文命覃敷至於  
萬邦靡不協和暨四十有一年復

御製訓飭士子文誕告多方用勗敏于黎獻懋哉懋

哉越五年丁亥

輯瑞南紀爰

命

大中丞張先生巡撫八閩既下車乃勵翼

聖謨擷先儒設教講學之條輯為學規類編遡流窮

源顯微抉奧俾知道之所自始功之所由成以

聖教以啓後學帙成屬予序之予嘗觀唐虞三代之  
隆家有孝弟國有忠良比戶而問喁喁然皆秉  
道慕義其俗敦龐其風長厚是豈秉彛之賦有  
獨厚哉蓋教之者浚而學之者懋也故其時俊  
乂之士窮則有守而達則有爲可以當大任可  
以臨大節勳業炳乎當時文章垂于後世千載  
而下穆然遐思如不可及也洎漢而降實學寢  
衰不思道德之美仁義之厚其處也愀然而無  
以自樂其出也矜然而無所設施夫華而不實

闡

其趣易撓雜而無本其行終廢浸淫日下砥柱  
乏人以致離經畔道人自爲學家自爲師大道  
無傳不絕如綫此有宋諸儒所以惵惵切切不  
惜覩縷而闡明之也周程張子各極旨歸而集  
成于考亭朱子遂爲古今道學之宗後有作者  
莫能易焉今

聖天子在上宇宙清廓閭閻恬嬉教養數十餘年而  
爲士者其可處唐虞之盛世而不思孔顏之實  
學也哉

先生慕古昔之醇龐鑑前代之得失體

九重之明訓表列聖之心傳其所期于諸生者亦甚厚矣昔卜子夏設教西河而絃誦不輟文翁化蜀而文教以興矧閩自道南而後醇儒輩出考亭夫子之流風遺澤至今未嘗湮沒耶予得與先生同舟觀

先生之教有一唱三嘆之思焉蓋上為

天子慶得人而下為諸生賀得師矣諸生盍思所以澡身浴德也哉

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良月中澣之吉

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家眷弟梁鼐書於榕城之寧靜堂



學規類編序

聞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夫人之視天復乎  
遠矣層累而希之者學也學顧不亟哉自一畫  
開天以後唐虞之聖人廼命司徒敬敷五教三  
代迭興其法寢備孔子起而修明之刪詩定禮  
祖述憲章因人心固有之理而品節之因人生  
不齊之質而變化之蓋由是以窮理以盡性以  
達天也漢唐以降代不乏人或擇焉不精或語  
焉不詳要皆望孔子之門墻而未升堂奧者有  
宋諸儒輩出接千聖之心傳其所以教人爲學



之法特詳無非講明義理實體諸身而後以之  
致君以之澤民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而已我  
皇上繼天立極聖學淵濶禮陶樂淑之風無遠弗届  
而尤振興黌序加意作人

親製訓飭士子文往復叮嚀循循善誘凡以體維皇  
陰隲下民之意而俾之學焉明其善復其初庶  
幾克全上天生人之理也余謬膺

簡命視學八閩竊孳孳焉以明經修行立體致用之  
學率諸生身體而力行之期無負

聖天子慇懃誥誥之至意而

大中丞張先生復手輯學規類編網羅先儒設教  
之規條以及爲學讀書之次第彙萃成帙其所  
以發明

聖訓者甚詳且悉將使閩士奉爲標準確然有所持  
循若瞻星緯而益知辰極之尊溯河流而愈信  
崑嶠之遠其贊助

高濂啓迪來學功何偉哉夫閩爲理學淵藪格言正  
論士生斯土宜稔聞之矣然或者積久玩生習  
而不察今以

聖天子作則於上賢大臣表章於下本躬行心得之

餘標正誼明道之旨抑何浚切著明也且也  
 先生下車未幾卽首崇正學其汲汲正人心厚  
 風俗期於變化氣質而復還天理視世之剽竊  
 詞章漓其根本者豈可同日語哉諸生幸際  
 休明親承教澤宜何如鼓舞而奮興也至先生  
 平日之自濬心源追蹤絕學所謂由窮理以盡  
 性由盡性以達天爲海內宗仰者久矣余固同  
 郡知之倍浚又奚贅焉謹拜手而爲之序  
 康熙四十六年歲在丁亥秋九月中澣之吉  
 賜同進士出身提督福建學政陝西道監察御史年

眷弟楊篤生書於榕城之翼經堂



學規類編序

朱子揭學規於白鹿書院其言曰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故每臨講必惓惓焉厥後胡文敬因而續之亦曰古之學者必以脩身爲本脩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脩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應凡此舉廢脩墜樂育英才之盛心前後同揆若符節之合而其時學者亦莫不曉然於立身之大節及夫脩爲之次第噫盡之

矣獨是規之爲言所以範天下之賢智而亦用以策天下之愚不肖其爲道至廣其爲事甚該其爲法爲戒又彰明而較著小之在日用飲食之微而極之乎綱常倫理之大近之自灑掃應對進退而推之至於窮神知化達天德而體王道靡不兼舉條貫此其爲學之節度散見於先儒諸書者猶之審曲面勢各有其規矩準繩焉而分類編輯之未可以已也我皇上聖學淵微勵精圖治凡其崇儒重道興賢育才者固已邁軼今古而又

親製訓飭士子文頒之學宮詳而有體約而有章示進德脩業之方標親師取友之道爲多士法程真可謂親切而著明矣士生今日際休明之運正宜厚自濯磨仰體

聖朝作人至意而於成已成物務遵先聖先儒遺書以無負乎維皇陰騭之命庶幾處則爲端士出可爲純臣張子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果非異人任也余謬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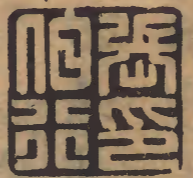
簡命叨撫九閩私心自念以爲昔承庭訓幸生長乎

伊洛之鄉今溯道南且接迹乎海濱之地流風  
餘澤曠代猶新行將彙集楊羅李朱遺書以及  
淵源一脈之相授受者次第刊布之顧獨謂書  
院之興急在講學而爲學之道首重規程規程  
不立正恐晚進後學不知親師取友講求用功  
之實往往躐等凌節忽近慕遠且欲闕洛閩之  
門庭不可得又安望其登堂入室而不爲訓詁  
詞章所汨沒也乎用是不揣鄙陋采摭先正羣  
言相與折衷其所以爲學之目與夫從入之途  
用功之要纂輯成帙以示學者名曰學規類編

務使黨岸塾序間家傳而人習之循循有據勿  
作輟中叅勿鹵莽滅裂勿希速化勿邀近名從  
此優而游之厭而飫之於以小成而大成明體  
而達用其猶有毀方壞員偃規改錯者必不然  
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  
矩又曰規矩方員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今之粲  
然布列者大匠之規矩也學者由朱子鹿洞之  
規胡文敬推廣之條以遞求此日之彙纂編帙  
心解意會躬踐力行將必有得當者至若神明  
默成從容中道士修聖賢之業家敦禮讓之遺

序三  
道德一而風俗同則茲編之成未必不爲今日  
行遠登高者之一助而亦於政教之行庶幾少  
補也是爲序

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季秋重陽前四日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  
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儀封張伯行題於榕  
城之正誼堂



序

大中丞儀封張夫子以伊洛之真傳開閩中之正學仰

體

皇上崇儒重道

訓飭士子之意特設正誼堂於三山會城手訂學規類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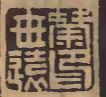
一書示學者以從入之方用功之要書成命小子世  
遠序之世遠海濱末學自惟親承提命以來庶幾稍  
不爲暴棄之歸因述 夫子之意而竊有言曰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益明孔子之道至孟  
子幾息而復明孔子孟子之道至周張程朱終息而

復益明凡其諄諄啓迪皆使人復其性而已其功在於主敬窮理而其要在於力行學者不主敬窮理則無私之體何以澄之天下古今當然之則何以考之不力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由有以復其性之本然哉明儒有言道學不明士子或趨於勢利或溺於詞章或流而入於禪學胡敬齋羅整菴諸賢攻禪學尤力世遠竊以今世之病大半在於勢利詞章其後焉者也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髮受書凡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以拾科第取利祿爲急務身心性情有如外物甚或攀緣趨附以爲

進身之階幸而得志則以持祿固位肥身係家爲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家之言以垂不朽者有幾人哉宋之眉山明之北地詞章之雄者也雖其於道未能有聞然素所樹立類皆高自位置有所不爲豈肯與夫已氏者夾榮辱得失於夫夫之口哉今之以詞章自名而不雜於勢利者實未數數見故曰今世之病詞章其後焉者也宋朝當理學昌明之會周張程朱數君子比肩而起德性問學之功昭昭若揭於天壤學者有厭苦於格物窮理之煩者倡爲心學之說恃其超悟凌躡等級一以致虛立本爲宗其流不

學類編 卷二  
為佛氏明心見性之學不止是以有心斯道者起而  
攻之然其為人大都義利辨取與嚴出處正操守作  
用毫不肯苟特以學術之差恐有以誤天下後世不  
能不急為辯耳今之人方且營營逐逐於外而無所  
止尙慮其流入為明心見性之學哉故曰禪學又其  
後焉者此也 夫子以一代醇儒當倡明絕學之任  
欲拯勢利者於溺藥詞章者以正而淡惜夫禪學者  
之至楚而北行首刻是書尤為淡切著明學者苟能  
循王敬窮理之功而力行以復其性之本然將歷聖  
相傳之道萬古猶一日也洛岡之學其復興乎受業

門人漳浦蔡世遠謹拜書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  
而總無不全之才自風勸養勵之道微而家塾鄉校  
缺然不修失其教之之地矣頑鄙者不辨乎詩書秀  
良者相沿於俗學失其教之人矣八年不從事乎  
小學十五不從事乎大學失其教之之時矣父之所  
誨師之所傳一皆誘以決科之利失其教之之術矣  
間有天姿敏妙不安於是數者則亦不過巧襲乎功  
利溺志於詞章其或竊弄闢闢變而爲刑名權詐閃  
姦打訛流而爲恣睢苟偷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  
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爲廣大甚者

學規類編 卷一  
倡爲新說鼓動海內于是乎厭常喜怪之徒接踵而起偶有所窺則牽合附和詆訾先儒之說以求售其私見欲使人不可究詰則相率而遁於虛空性命之鄉嗚呼此豈才之罪也哉其教之者不先而非其道則其學之者必至於差且紊而鹵莽滅裂以敗其全才也今

天子御極稽古右文加意庠序四十餘年間漸摩樂育之者靡所不至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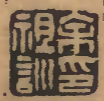
親製鴻文訓飭天下士子務期敦厲名實經明而行修然後升之吏部皆足以坊民而正俗此英才濟濟所以與唐虞三代匹休也念閩地去京師六千里而遙龜山考亭之墜緒不絕如綫而勤宣政教之人不得不其難其慎

特命大中丞儀封張公撫茲土焉 公資稟高明萃中州清淑之氣而奮勵力學富有日新自歷聖相傳之源流派別以及近世諸儒之理解遺言莫不體諸心驗諸身鑽研之久確乎洞鑒其似是之非而有以指其迷途之惑今茲來聞

天子使 公盡展所學也下車以來朝夕憂勤周卹民隱實行教養之方每懷靡及乃立義學進此邦之秀士

而教之使遍誘其狂愚不令海澨山陬自安聾瞶於堯舜之世於是搜抉百氏採摭羣錄擇其人與言之淡於道粹於理而有以羽翼乎聖賢之教者手訂成書以示學者名曰學規類編愚聞之規者正圓之器圓者周匝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學者果能循是而之焉以入於聖賢之域不難苟背是而馳欲求免為庸眾之歸而不可得然則是書出不猶夫布帛菽粟之亘今古而適用乎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

有風俗闕俗素尚樸淡稱易化乃今得公以導揚聖訓風勸而養勵之以復其本善之性覺其本靈之心不終餒其氣以敗其所受之全才其變而為彬彬禮樂之鄉也有日矣後學南平余祖訓謹書



序

聖人之學內以成己外以成物非記誦詞章可得而竊也非榮名利祿可得而奪也是故語其廣大則涵蓋宇宙貫徹今古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沛然如江河之行地而語其切近則固不越乎人倫日用之間孔子曰道不遠人有以哉然其造之也必有端而行之也必以漸是以聖人教人自灑掃應對進退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以馴致於精義入神之域去聖逾遠學術滋紛自子輿氏沒而已不得其傳歷漢而唐大約英華醲郁之詞日多而身心性命之功愈少迄于有

學規考錄 卷一  
宋范文正呂坦夫司馬涑水之倫類能以儒學見諸  
事功故其治稱近古比周程張子者出然後修明絕  
業旁搜遠紹尋墜緒之茫茫而聖學燦然後興于是  
乎傳及考亭夫子得以集其大成驚湖鹿洞間辯難  
往復不使有毫釐千里之差蓋甚深切而著明矣哉  
厥後元明諸儒支分派別議論既多醇雜強半謬種  
流傳所在不免倘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正恐似是之  
非爲累匪細也我

皇上天縱聖神崇尚正學垂之  
功令者自五經四子外若語錄性理諸書亦旣家傳戶

誦矣而尤加意作人

御製訓飭文頒示士子海隅日出罔不率俾今歲

南巡

特命大中丞儀封張公開府闔疆以 公之學術有本功  
用必宏也 公甫蒞閩以教育人才倡明絕學爲首  
務采輯宋元明儒先語錄中之切近醇正者彙爲學  
規時與學者講論其旨趣諄諄焉辨義利正名實無  
非仰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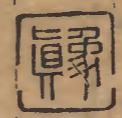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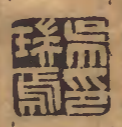
皇上作人之心使高明者俯而受裁不肖者仰而思企循  
循于規矩中以馴致於精義入神之域此真成已成

物之實功也豈沾沾于文藝間教人博取榮名享利祿而已哉夫閩為龜山豫章延平紫陽四子講學之鄉五百有餘年風流如在幸逢

聖天子興行教化於上賢公卿承流長育於下學者欲求造于聖賢之道宜勿慮其不可幾及矣肆成人小子其爭自濯磨以無負

盛朝鼓舞作新之意則吾道之復南當於此書卜之也

後學福安吳瑞焉謹書



學規類編目錄

第一卷

朱子白鹿洞教條

程董二先生學則

西山真先生教子齋規

第二卷

胡文敬續白鹿洞學規

白鹿洞講義

麗澤堂學約并序

第三卷

布衣章璜為學次第八條

巡撫都御史胡松諭諸生

提學副使高賁亨十戒

第四卷

諸儒讀書法一

第五卷

諸儒讀書法二

第六卷

讀經

論解經

讀史

第七卷

程端禮讀書日程述語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第八卷

陳北溪嚴陵講義

第九卷

諸儒總論為學之方一

第十卷

總論為學之方二

第十一卷

存養

第十二卷

持敬

論靜

第十三卷

省察

第十四卷

知行

言行

第十五卷

致知

第十六卷

力行

克己

改過

雜論處心立事

第十七卷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



第十八卷

老子

列子

莊子

墨子

管子

孔叢子

申韓

荀子

董子

揚子

文中子

韓子

歐陽子

蘓子

王安石附

第十九卷

史學

字學

科舉之學

論詩

論文

第二十卷

程子四箴

朱子敬齋箴

張南軒三一箴

真西山勿齋箴

思誠齋箴

夜氣箴

陳茂卿夙興夜寐箴

薛文清謹言箴

慎行箴

懲忿箴

改過箴

存理箴

持敬箴

慎微箴

大理箴

程子顏樂亭銘

張子東銘

楊龜山書銘

呂藍田克己銘

朱子敬恕齋銘

學古齋銘

求放心齋銘

尊德性齋銘

志道齋銘

據德齋銘

依仁齋銘

游藝齋銘

崇德齋銘

廣業齋銘

居仁齋銘

由義齋銘

蒙齋銘

敬義齋銘

張南軒克齋銘

敬齋銘

敦復齋銘

恕齋銘

三一齋銘

薛文清悅心齋銘

勿欺齋銘

惜陰齋銘

恒齋銘

存誠齋銘

胡敬齋進學齋銘

衣冠銘

書櫥銘

第二十一卷

增損呂氏鄉約

第二十二卷

讀書日程

補編

第二十三卷

道體

第二十四卷

總論聖賢

第二十五卷

諸儒

第二十六卷

辨別異端

第二十七卷

程明道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第二十八卷

陳確菴講學規條

陳確菴講學會儀

學規類編卷之一

古田施松齡青侯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纂

後學

南平余祖訓田生  
福安吳瑞焉象真  
全校

漳浦蔡世遠聞之

朱子白鹿洞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  
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固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左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

學規類編 卷之一  
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念之哉

程董二先生學則

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

其日昧爽直日一人主擊板始擊咸起盥漱總櫛衣冠再擊皆著浚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嚮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謹晨昏之令

常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亦擊板如前朝揖會講以浚衣或涼衫餘以道服褙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闕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浮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誼諱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龐蒙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鞵屨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耻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已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傾欹

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鑰

堂室必潔淨

逐日直日再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去塵

埃以巾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有穢汚悉

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

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師坐定直日擊板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

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白欲相見者則

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修業有餘功游藝有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奕鄙事不宜親

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

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衆稟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已意

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矣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  
所以訓導之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家塾黨庠術  
序之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謹信羣居終日德  
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  
番陽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  
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矣余以爲  
比爲庠序之師者能以是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  
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於后王降德  
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白鹿洞教條乃文公朱先生所集聖賢之成訓而  
學則者鄉先生程董二公之所爲文公嘗有取焉  
者也今合二者而竝揭之一則舉其學問之宏綱  
大目而使人之知所用力一則定爲羣居日用之  
常儀而使人有所持循卽大小學之遺法也學者  
誠能從事於此則本末相須內外交養而入道之  
方備矣若夫近世之所謂規者則文公不以施之  
鹿洞而謂必不得已而後取之故今亦不敢以此  
列於此云寶佑戊午元日饒魯謹書

西山真先生教子齋規

學規類編  
卷之二  
一  
正誼堂

一曰學禮

凡爲人要識道理識禮數在家庭事父母入書院事先  
生並要恭敬順從遵依教誨與之言則應教之事則行  
毋得怠慢自任已意

二曰學坐

定身端坐齊脚歛手毋得伏蹙靠背偃仰傾側

三曰學行

籠袖徐行毋得掉臂跳足

四曰學立

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欹斜

五曰學言

樸實語事毋得妄誕低細出聲毋得叫喚

六曰學揖

低頭屈腰出聲收手毋得輕率慢易

七曰學誦

專心看字斷句慢讀須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視東西手  
弄他物

八曰學書

臻志把筆字要齊整圓淨毋得輕易糊塗

學規類編卷之二

永福林起渭伊仲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纂

後學

候官張文晃峴王

全校

閩縣林縉子紳

古田楊振綱明憲

胡文敬續白鹿洞學規

正趨向以立其志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求多聞時惟建  
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

學類編 卷之二  
於仁游於藝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爲者亦若是 成睨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  
哉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 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孟子曰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  
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  
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聖  
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

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  
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  
志 古人惟務修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  
爲文而求其所至是倒學了 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  
便以聖人爲志 呂氏稱程子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  
一善成名 橫渠先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脫然便學聖  
人 橫渠張子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入堯  
舜之域關中學者翕然從之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  
質學者必如聖人而後已 尹氏曰吾學聖人者也聖  
人所言吾當言之聖人所行吾當行之故力排異端以

學規  
扶正道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  
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  
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朱子曰爲學須思  
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爲鄉人今日便要爲聖人須竦  
拔後方始有進 今日克念即可爲聖明日罔念卽爲  
狂矣 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爲學先須  
立志志旣立然後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終不濟  
事 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義者自不干事志利欲便  
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鄉里 熹於科舉自  
幼便見得輕 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

二等 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無他 聖  
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  
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此道理  
與生俱來今人棄了都不理會浮生浪死甚可惜 南  
軒張先生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不爲文  
采眩不爲功利汨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愚謂聖人設教無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使由是  
而學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修矣今之學者有氣高者  
則馳騫於空無玄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尚科名  
爲心又其下者不過終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

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爲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爲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又有以爲道學固美但非世俗所向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掃應對事親接物之間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教養無方人自不察耳居仁不揆愚陋竊有志於斯焉

於是不敢自私將欲與有志之士講明而踐行之故爲此規以告同類必先開發此志然後進於有爲也至於用力之方條列於左云

主誠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 閑邪存其誠 孔子曰主忠信 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坐如尸立如齊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丹書曰敬勝怠

者吉怠勝敬者滅 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  
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古之人耳之於  
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  
所養今皆廢壞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此涵養久自熟  
矣 敬以直內是涵養意呂與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  
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  
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故  
易入無緣作得主蓋中有主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  
語 學者當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  
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意終不足以達  
道 思無邪毋不敬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  
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  
敬者 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讐而不可制不是事  
累心乃是心累事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  
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君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  
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祀天饗帝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苟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心要在腔子裏 學者患思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着今人外面役役爲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着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着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

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于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敬則自虛靜但不可把虛靜喚作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茲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

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  
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爲之  
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况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  
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旦欲涵泳主一之  
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  
皆是敬之事 嚴威儼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  
朱子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  
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  
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 聖賢之學徹頭

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  
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  
或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當不得敬  
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賢田  
地也放下這敬不得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學者當提  
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則羣邪自息 纔主一便覺意  
思卓然精明 人一時間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  
寬了便昏怠也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古人  
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無所不可今人既  
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

肆爲不敬范氏曰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  
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西山  
真先生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

愚聞人之一心萬理咸備蓋其虛靈之體得之於天所  
以至乎吾之一心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於此者乎  
孰有貴於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貴之  
物反流於卑污苟賤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  
於物欲牽引舊習纏繞故雜慮紛紜不能休息而無時  
在腔子之內也惟能主乎誠敬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  
外邪客慮無自入矣蓋真實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

謂敬二者旣立則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從而生哉但  
其功夫效驗周遍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類集聖  
賢所言誠敬之道共爲一篇庶乎可以體驗而有得焉  
愚以爲今之學者但當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之虛妄  
齊莊嚴肅毋使有一毫之情弛則所謂真實無妄主一  
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由是以齊家治國  
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  
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凡有一物必有

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窮理非道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會得多自豁然有覺處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物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通其餘矣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共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延平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小進而別窮一事如

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致知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不盡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聰明睿智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盈天地之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

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有所當然之則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愚謂大學之教以致知爲先蓋能推致吾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本心洞然萬變畢照由此而之焉則意誠心正而身修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則在於

學類編 卷之二  
卽物推求以究其理方爲的實若泛然從事於言語訓  
詁之末則講說雖勤文辭雖麗乃程子所謂翫物喪志  
之學徒敝精神於身心無纖毫之益其遇事變亦茫然  
不知理之所在顛倒錯繆殆有甚焉尙望其能成已成  
物而無誤乎然亦無以他求爲也今學者誠能讀聖賢  
之書反復尋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  
於日用之間窮其何爲是何爲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  
尋其當然則致知之功莫切於此如此旣久則知益明  
理益精矣

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知幾其神乎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中庸曰故君子內省不疚  
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周子  
曰誠無爲幾善惡 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  
正學者用心理會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天理人欲  
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 幾微之間善者  
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  
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

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爲事之理固已具於性分之內也若厭其煩擾欲絕而去之則陷於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然事物之間雖曰無非天理所在苟失於省察則不覺陷於人欲之私雖或悔悟亦無及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顏淵問克治復禮之日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人能克治則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伊川問顯道相別半年做得甚工夫對曰只去箇矜字 矯輕警惰 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 凡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行之久則善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則善

自善我自我 人之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  
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愚聞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為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  
人力之所為也雖聖人不過盡為人之理而已孟子所  
謂踐形是也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所以為聖人之  
理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  
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無  
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  
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  
以為己有豈不重可惜乎今學於此者務必實體此理

而力行以終之以脫乎俗學之陋其力行之方聖賢方  
冊已詳姑舉大端於此以示同志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  
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  
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  
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  
分內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  
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  
所哉此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



學規類編 卷之二  
之全也聖賢開示後學深切如此顧乃背其名教褊狹  
淺陋成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貴使明德新民之大  
道正君善俗之大業不行於世嗚呼惜哉有志之士尙  
當勉力於此以進復先王之治

白鹿洞講義

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  
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應今諸君在洞者務必用  
功於此虛心一意絕去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  
辯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  
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跡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

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  
學哉且諸君以爲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  
之心與古人之心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強諸君若吾之  
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  
老務使今日白鹿洞卽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卽文公  
昔日之學今日之道卽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  
所賦之理而於國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諸名公作興之盛  
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哉

麗澤堂學約并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全具仁義中正之德但氣質或

異而賢愚以分此聖人修道之教所以不能無也夫自唐  
虞三代之盛人君躬行仁義以爲教化之本建立學校以  
廣教之之道故人皆得以明其善復其性無愚不肖之患  
及周之衰教化不明乎上士無學於下人道或幾乎熄矣  
吾夫子以聖德無位與顏曾之徒講道洙泗是以君上之  
教雖以不興而師友之傳道學之緒垂無窮矣漢魏以下  
諸儒之學雖有未純而其用力之勤亦各有以成其一家  
之學至宋則真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仰  
於數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內之士學明德  
尊足爲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愚往復從遊數載彷彿

彿有以得其依歸但志卑質魯又相去之遠不獲常相親  
炙恐離羣獨學終無以成德也於是乃與同志某等構爲  
麗澤堂相與肄業其中益本易之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  
朋友講習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敏  
其功期底於成功庶乎麗澤之益爲無窮矣成其美者地  
主某焉所立條約明示於後

一凡入麗澤堂者一以聖賢之學爲宗削去世俗浮華之  
習尙節行悖信義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  
之詩以取時寵各立日錄簿一冊逐一書寫所習之業  
所行之事朔望鳴鼓升衆會於堂上稽其所進書於總

籍以盡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

一學中規矩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真先生為準

一讀書務以小學為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朱司

馬邵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一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鹵莽躐

等雖多無益

一凡學以德行為先才次之詩文末焉

一凡學者行事皆於麗澤堂稟師友會眾裁度必合義然

後許之如有立志不堅汨於利誘以致違理害義者眾

規之三不悛者責之不率者絕之仍於麗澤削去其名

學規類編卷之三

閩縣胡 慥思若

福安吳瑞為象真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纂

後學

福清翁葉峻維幾

全校

閩清鄭 郊官五

布衣章潢為學次第八條

一學以立志為根源蓋樹必有根其茂參雲水必有源其

流倒海志乃人之根源也夫天生蒸民聰明才力世多

兼之惟志有不立則此心便為富貴功利聲色所染誘

有志之士則不然同一聰明也反之身心以究竟自家

學規類編 卷之三  
之性命苟不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不已也同一  
才力也反之身心以完養自家之性命苟不能為天地  
立心為往聖繼絕學不已也則此志一立此心恒存一  
日千里誰其禦之一念萬年誰其奪之貫金石通鬼神  
庶百年間樹不朽事業而無忝所生矣不亦偉然大丈  
夫哉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  
不能者自賊也人胡為忍自賊耶

一學以會友輔仁為主意志仁在己輔仁在友友而思之  
平日志氣果專在求仁不以紛華美麗蕩心不以科名  
得失易念不以人言毀譽動情否乎平日交友果專在

輔仁而羣居切磋琢磨皆直諒多聞之士無淫僻邪佞之  
損否乎程子謂必有求為聖人之志方可與之共學今  
日相聚一堂正會友輔仁共學入聖之日須各從自家  
心中沉思默識或據所得以求證或質所疑以求明或  
舉平時所玩經書及先儒格言未能慊心者相與論辨  
大家平氣以相資虛心以相受稍有勝心倚氣言行過  
差即密相救正雖退居各齋固不可以冥冥墮行亦須  
愛眾親仁懇懇惻惻忘人忘我直欲同歸於善使天地  
生生之德實有諸己庶幾踐形惟肖善與人同無負今  
日共學之誼

一學以致知格物爲入路玩聖經一篇豈有二知豈有二物哉蓋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一物也雖云爲物不貳其實物有本末雖云萬物咸備其實天則秩然允知止知本知所先後皆此物也真知此者內外精粗原是一物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程子所謂先須識仁是也苟物有未格且昧乎致知之所在矣何有於知之至哉乃近之談良知者又止認現在之智識以爲良知之妙用且云只此便是頓悟用功反加束縛不思金雜砂礫淘之方可以求真水滿污池澄之方可以還源也曾謂致知不在格物也耶

一學以戒慎恐懼爲持循古人畏天命尊德性亦臨亦保不敢懈怠荒寧豈能於性上加毫末哉正以性體本自嚴明本自欽翼故也世人未嘗不戒懼也却又都從睹色聞聲上枉費心神終生憂慮汲汲皇皇祇於自性加桎梏耳真學者既能格物以致其知矣卽於小心翼翼夙夜匪懈顧諟天之明命庶幾時時此未發之中而爲君子之中庸也否則無所忌憚卽小人之中庸矣信乎能戒慎則精神斂於隱微獨覺之內惟精惟一儼然上帝之臨汝無忌憚則精神逐於耳目見聞之表愈浮愈蕩且不自覺其靈明之日喪也卽讀書作文時馳之念

馳則氣昏氣昏則靈機窒塞故記誦易忘而詞亦不達矣可不慎哉

一學以孝弟謹信爲實地凡今之人孰不爲人子亦孰不爲人弟也觀孔子天縱至聖猶云君子道四丘未能一而言行相顧一歸諸慥慥之君子吾儕願學孔子不思致力於此可乎哉蓋孩提莫不知愛莫不能愛率此知能之良以孝其親不過取諸吾性之仁而自足也稍長莫不知敬莫不能敬率此知能之良以弟其長不過取諸吾性之義而自足也何其簡而易也日用間言者言此纔覺浮靡便須簡默時時修詞立誠不極其信不已

則言滿天下無口過矣行者行此纔覺淺露便須斂救處處褻身礪行不極其謹不已則行滿天下無怨惡矣一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檢察善無窮盡人多過差忿心難除慾念易動試觀易象損益二卦其旨宏深或氣以忿而暴或情以慾而迷或以善小而不爲或以過小而不改於以會友輔仁望其日進無疆也難矣是故懼燭火不熄終至燎原而懲之於微懼涓流不塞終成江河而窒之必豫遷必如大舜之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改必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而後動心忍性堅志熟仁一切逆境不能爲之搖庶氣

質可盡變習染可盡除也譬之籬籬壞卽修之則家之  
寶藏爲愈固風邪侵卽藥之則身之元氣不愈充乎  
一學以盡性至命爲極則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凡前  
所云皆性命之理也何也物一也真能格物以致其知  
則孝弟言行莫非此物之散見而仁也性也命也卽此  
物之異名也格致戒懼謹信懲窒遷改孰非盡性至命  
之功哉若云性之盡也命之至也未易言也是故命卽  
性之於穆不已而一定之不易性卽命之流行至善而  
生生之不息也盡之云者萬物一體之量必欲其充滿  
無虧至之云者一原渾淪之大務使其幾微畢到孔子

自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盡性至命信萬世之楷  
範也

一學以稽古窮經爲徵信仲尼至聖猶韋編三絕好古敏  
求四教四科未嘗廢文學也故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  
獲凡六經四書孰非古先聖賢之遺訓乎但近之談學  
者棄往聖之典墳鄙宋儒之成憲一切師心自用遊談  
無根自任頓悟頓修標大宗門謂能使不識一字之凡  
夫立躋聖位不曰臯夔以上何書可讀則曰六經乃吾  
心之註腳耳此所以人人得爲異說侮聖言悖聖道殆  
莫可救藥矣矧我朝本以明經造士蓋將涵養薰陶於

中正純粹之歸故卽其文詞可以見心術也奈何習舉子業者所嗜友在班馬莊騷甚則獵戰國策士之雄談及空門話柄以發揮孔孟旨趣杞人之憂豈徒壞士習已耶至若世之所稱聰明俊傑畱神心學又每每遺棄人倫結侶方外或單提直指或一意雙修所習者寂體靜功所證者真詮內典若混三教而一之其實視吾聖門典籍不啻糟粕而土苴矣雖然經書具在也志格致之學者惟莊誦聖經賢傳而紬繹玩味之孳孳乎論世而尚友多識以蓄德則所徵不差所信愈篤凡一切非聖之書曾得而惑之哉

巡撫都御史胡松諭諸生

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業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虐政殺民學術殺天下後世人士君子不可有此舉過

提學副使高賁亨十戒

一曰立志卑下謂以聖賢之事不可爲舍其良心甘自暴棄只以工文詞博記誦爲能者  
二曰存心欺妄謂不知爲己之學好爲大言互相標榜飾容貌專務虛名者  
三曰侮慢聖賢如小衣入文廟及各祠閉坐嬉笑及將



聖賢正論格言作戲語不益櫛觀書之類

四曰陵忽師友謂如相見不敬退則詆毀責善不從規過則怒之類

五曰羣聚嬉戲凡初至接見之後雖同會亦必有節非同會者尤不可數見若羣聚遨遊設酒劇會戲言戲動不惟妨廢學業抑且蕩害性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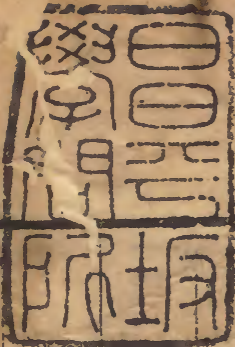
六曰獨居安肆謂如日高不起白晝打眠脫巾裸體坐立偏跛之類

七曰作無益之事謂如博奕之類至於詩文雖學者事然非今日所急亦宜戒之

八曰觀無益之書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戰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但無關於聖人之道者皆是

九曰好爭凡朋友同處當知久敬之道通財之義若以小忿小利輒傷和氣與途人無異矣

十曰無恒夫恒者入聖之道小藝無恒且不能成况學乎在洞生儒非有急務不宜數數回家及言動課程俱當有常毋得朝更夕變一作一輟



片方券綴

和名

上言

<p>入</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	------------	------------



[This page is mostly blank or contains extremely faint text that is illegible.]

